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二十二回 詠月王陽招諷諒 載酒陶情說轉輪

話說范俏、王陽他兩個計較販賣的事業，說出買良為娼婦女的苦情，老鴇兒的行徑。王陽想了個憐婦女的道路，范俏聽得，便問：「老兄憐她，有何道路？」王陽答道：「買良為娼，明有王法，只要個清廉官府，搜奸剔弊。」范俏道：「哪個地方沒有廉明執法？怎奈作姦犯科的智藏巧隱。」王陽笑道：「說起來，這個道路，不如不去謀他做到，也免傷天理。」范俏道：「正是。我見傷了這天理的，縱然逃了王法，卻也逃不過幽譴鬼責。報應卻也多有，不是官非，便是疾病。或者逃亡死故，把本錢都消折。」王陽聽了，把頭一搖，打了個寒噤，說道：「這生理做不得！便是我當年做伐何生理，與他天理一般傷了多少！」范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們做媒引頭，比他販的還大。」王陽笑道：「話便是這般講，腰裏這幾貫，怎生與老兄計較？」范俏道：「買幾畝田地，耕種度日去罷。」王陽笑道：「這固是老兄本份事業，只是小子心性與他的情景婦女侍兒，種出來的根因。如今既無事業可做，老兄無事，地方可有勾欄院，不如去做個風流嫖客。」范俏答道：「老兄，這嫖客有甚好？且莫說他破財損鈔，蕩費家業，親友笑恥，妻妾憎嫌，玷厚了門風，傷壞了宗祖。只說他貪風流可意，愛美麗春情，酒髓枯脂，耗神喪智，受片時有限淫樂，討一世無窮苦楚。我這地方，既無勾欄，哪有行院，小子也不會做這引頭經紀，伴客幫嫖。」王陽笑道：「地方既無勾欄，或者老兄相知相識，聞味巢窩，得到了卻小子這一腔春興、半日情懷，便花費了這裏來囊橐，也無悔無怨。」范俏聽了，把眉頭一蹙，說道：「老兄，這事越做不得，耗財損神，事還是小，便生出一宗大禍害，傷天理，更甚更甚。」王陽問道：「怎便傷天理，大禍害？」范俏道：「我小子有幾句口號說與老兄一聽。」說道： 世間男女原有別，男效材良女貞潔。

鑽穴相窺天理傷，逾牆相從人倫滅。
男兒百行備於身，女子耽兮不可說。
閉戶不納誦賢良，坐懷不亂真清白。
斷髮削鼻大丈夫，秉燭待旦真英杰。
清風萬古正綱常，大節無虧上帝悅。
可怪夫婦愚不知，奸私邪淫大道絕。
摟其處子逾東牆，不惜身中精氣血。
明有國憲幽有神，報應昭彰墮惡業。

范俏說罷，王陽聽了笑道：「老兄也是一個買賣道路與小子同行，這會怎說出這許多道理文辭？」范俏道：「老兄實不瞞你，我小子名叫做富有，托名范俏，乃適早一人路往這村過，說後有一人，來尋事業做，只是腰裏幾貫，平生酷受風流，把老兄來歷備細說出，托小子勸化你回心，莫要愛那風流，貽累他人了輪轉。」王陽道：「原來老兄有人囑托你。如今世上，能有幾個清白賢良，不愛風流？便將地獄放在他眼前，推春磨磨，與他明看，他若是心地不明，怎知保守？我小子非不領教，只是這幾貫在腰，少不得要往前途，再作計較。」說罷，方欲辭富有，只見遠遠一人飛奔前來。見了王陽，大笑起來說道：「阿兄別來無恙？」王陽見了，便道：「原來是浪裡淘阿弟，自靈通關別後，一向在何處？」浪裡淘道：「小弟久已改了名姓，叫做艾多。這富有乃我近日結交的契弟。想我自那日別來，被一個相知留我在家，始初敬重，如膠似漆，終日不離，我替他引類呼朋，成了一個大家行止，誰料他刻薄寡恩，把我幽禁起來，鎖在個庫房之內數載，天日也不得見。」王陽道：「阿弟，你卻怎得出來？」艾多道：「只因他恃財倚富，生事凌人，惹出禍端，要我們解救，方才出得他庫房門外，到得這鄉村，結交富有契弟。日前聞知陶兄與阿兄勸解免押解等情，方才知你路過到此，故此他托這契弟假名托姓，勸化你少愛風流，節省精力。」王陽聽了道：「陶情大兄到此，阿弟卻怎不留他，如何又放他去了？」艾多說：「他來時，我被那相知幽禁不得出，陶兄千方百計要我相會，送相知錫壺、銀盞也不收，惠泉、金華也不受。」王陽道：「送的可謂精妙貴重，他如何不受？」艾多道：「他生平不飲，且不延客，所謂齊王好竿，客來鼓瑟，禮物雖精，其如王之不好！故此陶兄未得相會。幸喜我這富契弟與陶兄相合，日日共飲，刻刻銜杯，卻又引得這村鄉典衣當物，花費無算。陶兄自知，說道：『莫叫又犯了甚麼文卷？』打聽膽裡生契弟，在甚麼分心寨做強人，他到彼處去了。既然阿兄到此，細想我們『四里』兄弟，不可久拋各散，趁此囊中有餘，且往分心寨探望一番。」王陽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乃別了富有，與艾多找路行來。時當三五良宵，見一輪明月中天，他兩個走到一村店人家，王陽只是想著假紅倚翠，艾多見他念念不絕於口，乃叫店家沽得一壺酒，說道：「阿兄，客邸無聊，你且收拾起春心，飲一杯解興。小弟自離關，虧了這緣法，淘得多金，相處些山人墨客，學得幾句詩詞。你看今夕明月，試題一個小詞你下酒。」王陽道：「阿弟，你試題來。」艾多乃題出一個詞兒，卻是個《念奴嬌》牌兒，名詠月。他題道：

今夕何夕？豈尋常三五，青空遼闊。看那雲收星曜斂，何人玉盤推轉。照我金樽，清香獨滿。有藥得長生，煉起丹爐，萬斛珠璣，黃金一點。

王陽聽了艾多題詠，笑道：「阿弟，我雖不知詞句，細玩你丹爐一點，明明的發你表情，難道我的心情，可辜負這一天皓月？依經傍注，也學你韻一個。」乃吟道：

煙村靜息，扶疏桂影滿，素娥煉就。怎生簫鼓環佩遠，教人單吹玉管。年少追歡，空忍繾綣。縱然滿樽前，何處嫦娥，枉作雲收，爭如霧卷。

王陽吟罷，艾多笑道：「總是你一派心情有所出，只恐不能遂你衷腸。」二人正把杯，再飲歌吟，只見店家一個老漢走將出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哪裡來的？吃酒把杯，吟風詠月，人誰管你？只是這一位吟出來，句句都是淫風邪韻，我老漢聽著何妨，小男婦女鄰坊聽了，豈不敗壞他心腸？從古到今，淫詞豔句，勾引出傷風敗俗之事，為害不小。老漢願二位守目前本份，飲一杯客邸清醪，莫要邪思亂想，胡歌野叫，非理言語，調引春心。」王陽笑道：「老人家七顛八倒，妄譏亂謔，責備行客。我們路逢，到你店中，偶酌兩杯，見此明月歌吟幾句小詞，賞心樂事，有何勾引傷風敗俗之事？況窈窕之句，明月之章，亦是古人寄吟豪興，我們便歌唱侑酒，有何傷害？」老漢道：「古人樂而不淫，歌吟何害！只是人口是心非，言端行違，尚然作罪。老兄你借擬嫦娥，寄情繾綣，不可！不可！」王陽被這老漢說得閉口藏舌。艾多乃問道：「老尊長，我動問你一聲，分心寨在何處？離此坊有多少路程？」老漢答道：「二位客官，你問這分心寨做甚麼？」艾多道：「我們要找尋個契弟。」老漢道：「分心寨，原是我這國度地方，叫做分中河，五處分界，只因河道淤塞，長起平灘，地界荒僻，不知何處來了幾個人，為首的一個叫做膽裡生，他在此剪徑，自稱做分心魔王，便立名叫分心寨。這魔王好剛使氣，人有過路，遇著他的，一時激義，便和好相待，還給你路費銀錢。若是遇著他一時心裡不平，暴躁起來，卻也厲害。」艾多道：「正是膽裡生，便是我契弟。」老漢道：「老兄，我看你一貌堂堂，行端表正，卻怎麼與這魔王結為契弟？」艾多道：「老尊長，我不說你不知。我們弟兄四個，大兄叫做兩裡霧，後改名陶情。第二叫做雲裡雨，便是這王陽二兄。第三就是小子，叫做浪裡淘，因也改名艾多。這膽裡生，便是四契弟。當年我四人在一處地方，叫做靈通關，也做些不要本錢的生理。後來遇著兩個僧人，被他三言兩語，把我們弟兄說散了，各尋頭路。到如今東三西四，你無我不成，我無你不成。我想起來，相歡相聚，還須要我，何患不成！所以今日要找尋我這契兄弟，但不知分心寨離此處有多少路。」老漢道：「不遠，不遠，半路程。」說完，二人到客房宿歇。那老漢猶自咕咕噥噥，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風騷人何苦吟風弄月，歌那邪詞豔句，惱亂人腸，造下風流罪孽！」艾多聽了，對王陽說道：「二兄，你聽這老漢選不住口，只是在你身上發揮。我小弟想，你也該自悔生前不自好德，造下這風流罪孽。」王陽被說，使起性子，大叫道：「生來骨格，情性難改。阿弟，由我罷屍艾多笑道：「由便由

你，只恐押解的又來，陶情哥不在，無人說方便。」王陽道：「三弟睡罷，莫要饒舌。我如今又要想到高唐、孟禮處去也。」艾多不言而臥。後人有說淫詞喪德五言四句：

麗句工詞藻，德言養道心。

胡為風俗惡，邪語誨人淫。

按下王陽、艾多在殿過宿，次日找路前行。卻說膽裡生自被元通和尚說破了他，離了靈通關，四下裡尋個道路。他哪裡知道，為人到處俱要心地和平，度量寬厚，四海春風，何人不敬？哪個不容？這膽裡生只因存心窄小，性度躁急，半步不能容物，一時難忍吞聲，四下裡交情觸著他性，便怒從心上，惡向膽邊，故此沒個道路。偶然走到這分中河地方，招集了幾個嘍囉，立個寨柵，起名叫做分心寨魔王。在這道路把截，生事招非。過客有忍得他的，讓他惡狠，獻他些金寶。有不忿他的，與他抵敵，爭鬧一場，倒搶奪他些財鈔。一日正坐在寨內，嘍囉報道：「寨前有個販酒的客人，推著一輛小車子，載著幾十瓶打辣酥。」魔王聽得，隨叫嘍囉搶來。嘍囉聽令，走出寨門，方欲去搶，那客人道：「好漢莫要搶！便搶了去，也只是吃。若是魔王刻薄，你搶了去，他獨自受用，一滴也不與你下小沾唇。不如待我開瓶，與你們吃些倒好。」嘍囉聽了，便問道：「這酒可是一樣的？」客人道：「幾等幾樣。」乃開了一瓶，道：「這一樣是五香藥燒酒。你們好漢吃了，許多好處。」嘍囉問道：「怎見得許多好處？」客人說道：「有個誇頭你聽。」造出五香美味，甘鬆官桂良姜。陳皮薄荷與飴糖，吃了渾身和暢。

嘍囉聽了，有的說，且拿去獻魔王；有的說，依客人好言，且吃一瓶看。一時，四五個嘍囉，吃了藥酒，個個倒地，昏沉不醒。魔王見嘍囉出寨無回信，差盡左右，都被酒醉倒。乃發起怒來，自出寨外。卻原來客人乃是陶情。二人大笑起來，各相進寨，敘說別後衷情。陶情卻把改名換姓的事，備細說來，說到輪轉司叫他勸化幾個的話，魔王聽得大忿起來，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孰五個剛強不餒的情性？怎教我做個委靡不振的懦夫？誰來干犯我，難免撲簌簌怒填胸臆。」陶情道：「丈夫志意充滿浩然，誰不誇你得所養！或騰青雲，或衝牛鬥，不縮不餒，為國家鼓出些英雄豪邁。你卻不如此，往往匹夫為諒，競短爭長，不忍一朝，陡生五內，為爭名也是，為爭利也是，小不忍也是，報不平也是。還有鬱鬱莫伸，慊慊成病，都是阿弟忍耐不住。仔細忖量，倒不如吃我陶情兩杯，消磨了這衷腸悶損。」二人正在寨中講論，那嘍囉忽然醒覺，一個道：「誤事，誤事！貪這瓶中，忘了寨令。」一個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吃兩杯，益壽延年。」一個道：「沒情，沒情！醉得我昏昏睡夢。」一個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能使我解悶消愁。」嘍囉們你長我短，說笑不了。忽然寨前來了兩個客人，問道：「這寨可是分心魔王住所？」嘍囉見了兩個客人，笑道：「自來衣食，往常過客聞風遠離，這兩個癡客反上門惹事。」幾個嘍囉扯拽兩客，到得寨內。陶情一見，原來是王陽、艾多二人，一齊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久別多載，幸喜今日此地相逢屍分心魔王便叫嘍囉擺起筵席，大吹大擂，吃了一夜。次早相聚寨中，只見陶情開口說道：「列位弟兄，我有一句話兒奉勸，若是肯聽依從，不獨免遭輪轉，大眾有益，不動無明。」王陽便答道：「大兄有何事見教，請說！」陶情乃撫掌高談。卻是何話，下回自曉。